

虞初志卷六

鴛鴦傳

唐元稹撰

明黃正位校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
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洎
洎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
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
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

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獲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

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髮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

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
抑而見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婢
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
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
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
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
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拜而謝
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
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

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
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
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
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
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
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
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
者久之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
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

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徵諭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

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
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枕
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
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
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
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
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
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
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
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
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
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
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
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
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
氏宛無難諾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
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
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

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辦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

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
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伏承使於京中就
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
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有所失於誼華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
不淚零乃至夢寤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
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
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
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
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
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
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
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
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
用心俯遂幽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
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
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

存沒之誠言盡於此歸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
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
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移環取其終始
不絕兼亂絲一縑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
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敝志如環不解
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
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
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

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
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
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
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
薄霧環珮嚮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
深入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
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
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

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
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
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葉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
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
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
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
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鷺還歸洛吹蕭亦上
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罽臨塘草飄飄

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
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
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
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
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
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
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
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
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

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
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
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
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
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
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
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
者矣余常於朋會之中徃徃及此意者夫使知
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
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
爲鸞鷲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鷲公垂以命篇
歌曰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窓嬌女
字鸞鷲金雀姪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
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
曾出

或謂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

耳余按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此爲微之自表無疑者宋王銍性之辨昭昭信矣



霍小玉傳

唐 蔣防 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後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